



宋史記卷之二百四

列傳第一百八十三

隱逸傳卷之第一百八十三

陳搏 种放 高悱 萬適 李漬 魏

林逋 徐復 孔叟 何群 王

張逾 黃晞 周啟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潜 連庶

職方氏曰易乾之初潛龍勿用夫潛矣而龍非獨以
避世無悶以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霖雨在握風雲
靡乘故稱龍也若第以潛隱而已則一山居之夫足
以當之後世謂處士純盜虛聲良有以也然下以其



虛上采其名亦足風世之躁競焉故宋太宗之禮陳
搏真宗之召种放不為無見一時懷節高蹈之士莫
不望山林而長往甘鹿豕以同遊頓纓弄綬漱石枕
流雖進之無以黻黼皇猷而退之足以羽儀清時要
以商雒之儔也故取其高尚為隱逸傳嗚呼以种放
之著聲而晚節不競士之末路不亦難哉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
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
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麋皮
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

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
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
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德
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
搏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柰何留意
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放還
山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陸辭
赴任世宗令齎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搏太平興國
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
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

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搏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動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搏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

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去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搏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以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

賓有劔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
以為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
真宗幸華陰至雲臺觀閱搏畫像除其觀田租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
安主簿放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
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
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
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束修以養母母
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
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芋栗
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
雲溪醉候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
藥以助飲徃徃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
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徃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
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
篇太一祠錄人頗稱之多為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
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
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
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
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

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
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廬於墓側
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詔王禹偁
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
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
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
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齎裝錢五萬
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
旌賁即賜詔遣供奉官周旺齎詔召汝赴闕賜帛百
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
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
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
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放
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
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
書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巖猿溪鳥之
性固不敢以祿仕為意然主上虛懷待士肝食憂人
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為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
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
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

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
故山詔許其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
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
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
未平為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
不受奉詔特給之嘗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
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
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
競也放每至京師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二年擢為
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
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
制悉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
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
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五
六區啖野蔬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
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北來高尚其事每所詢
問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
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即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放
上言曰臣讀書業文實自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
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于麋鹿蓋無

心於紘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場兵偃群黎鼓舞
庶彙^胥悅蒲帛之聘寵煥叢谷君命存^存及肅聽祇受
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叢林之賤奉聖顏於咫尺聆德
音之教論列迹侍從莪冠諫諍雖愚者之慮竭忠規
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惧瞽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
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蓋念沿
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
國家謀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之
闕漏豈伊葑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駟戾止
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鑿憐守節之志
俾^俾返駕無覆壓之害使為器免溢蕩之咎寢此過聽
遂其夙心况臣首獻納之行不為無位預清閑之對
不為踈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願且齒
於諫署庶少觀於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唯
茲保全之惠仰繫仁聖之賜上覽表曰能^能放守分懇
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
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
即席賦詩製序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
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

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詔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疆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詔驛吏規筭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此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彙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高憚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聞种

刻附種放後

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竒之不敢
處以弟子同行與同時張莛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
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
錄國初候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
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
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
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彥博表
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
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慶道士持素書聘為
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種放毋歿負
土成墳後跌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
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
錫族子冕及韓伍交遊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為務有
狂簡集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
籍摛科討論計四十卷淳化中任任翰林學士因召
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伍以
適及楊璞田誥為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
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
出身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強

無疾詔下日也病猶勉強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
之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
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惟翰許衰
皆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於世大率迂闊每構
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即一篇
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
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
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為歌詩凡數年得百
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
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瀆河南洛陽人也曾祖鄴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
三鎮畱後拜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正白善
詞賦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為記室因家河中乾德
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
南坐受李從善賂遺責授右贊善大夫卒初瑩禱河
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
覽經史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竒妙王祐典
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
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

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
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謂宗人借憇于廛
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蓄如此州間化
其德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搜采
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問
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
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病
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
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瀆
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即設外寢與諸子同處一日
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
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瑩集七十編洎書畫付
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也年
六十三四年春詔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
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蠲其羨後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為農母嘗夢引袂於月
中承兔得之因娠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
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
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
酒肴從之遊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以禮遇或親

造詣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置賓次戒闈吏野至即報
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
過客居士往來留題命會諾累宿而去野為詩精苦多
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
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
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
地延聘巖叢臣實愚顛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
里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
嬰心疾尤疎禮節糜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
擇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
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
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
卒年六十州上其狀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
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免其差徭
瀆即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
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纔六日而野亦卒
時甚異焉野子開字雲天喜為詩不樂仕進有父風
仁宗嘉其節賜號清逸處士年八十四終于家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
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不復求

進性僻不妄交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
或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
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
為考制度使以名聞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真宗問
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真宗
悅詔補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卒年七十

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弗
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
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
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
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廬側臨終
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
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
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澹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
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
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
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
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
使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內

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字大年
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為侍御史連被臺移出治獄拒
不肯行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
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
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地文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
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
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
律清濁次序及鐘磬後奔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
仁宗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

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令不先求其
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
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剋
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
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
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
疆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
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
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
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

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
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
薦之

孔收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山之濱
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
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
出于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
見收于路輒歛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
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
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
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祿寺丞項之
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嘗入收家發其廩
粟收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貨收
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
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收曰無
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
太玄圖張壁上下列方州郡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
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
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

者數千人群自亦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
知何群乎群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
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
群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
舍自群為白衣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
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
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術義後世專以文
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
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
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
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聞其說不行乃
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
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群徑歸遂不復舉進士
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剡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
士群既歿趙抃守益州奏群遺藁有益時政願詔果
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群書
不治章句尤善孝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
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
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

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為屬之尊者
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
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劔為事一驢負裝徒
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滅遼
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
門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
淄州訪繭室已構居為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
葬因而即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
志屢舉不第寶元初屬西戎犯邊乃上書陳攻取十

策謂當無事之日人自矜賢及有事之秋主隨其辱
宰相呂夷簡曰魏元忠所上書不及也詔以為校書
郎而請授其父仍召愈赴闕愈不起乃上夷簡書曰
今之機務之大宜有內外先治乎內後治乎外則天
下可安矣所謂內者百官也外者夷狄也今天下一
家天子幸於安逸無所制作違官授職務於因循而
不知百官朋邪毒民亂政為國家之患也夫王者命
官本以安上也行政也牧民也和夷狄也平暴亂也
興禮樂也欲傳道而固後嗣也今小人叢處內外滋
蔓壞先王之法蔽天子之德使澤不下流身任卿大

夫之位而為蠱為賊俾民怨憤由是胡蘖反噬陰結
凶醜傲然有爭天下之志蓋治失於內則禍生於外
自然之勢也噫寇敵之患固大矣然未若守宰之患
為大也今則正百官守宰之事使民悅天子之澤則
疆外之患何難去哉夫四夷之為暴自古而然矣歷
觀自古夷狄之疆但有暴而無僭今北虜僭位號威
伏群夷且百年矣國家惟久長之計休兵務農以尊
社稷未遑誅伐含垢忍耻為隣好權時之策也若元
昊者豈有比哉父子據河南朔方之地五十年先帝
用羈縻之義授以節鉞位冠候王義同宗室以至於
今恩德至遠也而獸心怙亂假號欺天此寧可忍國
家四聖傳授八十餘年兵革不用三十餘載財富於
古兵倍於初武夫謀臣充庭溢列不能以此時議除
天下之患而論者止欲休兵息民以柔服遠徒虛語
爾是群臣不能雪先帝之情紓今日之憂除國家之
讎明萬世之統將何以示四方傳後嗣乎謂宜運謀
決策以安萬邦然而決策定亂在於大者則小者可
拱而取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
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群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
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諍而遭擯斥若外徇物望

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王德用雄毅寬政世濟
其武大軍樂為之用宜起之放黜授以斧鉞用督三
秦亦人望也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
夷簡甚重其言又下詔敦遣復不起文彥博治蜀為
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
不入口再^再暮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
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
遂浮湘沅觀浙江弁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
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之誄曰高
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氲挺生英傑卓

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
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
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
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
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
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
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
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汎瀾人誰無歎惜
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

之游自號贅隅子著歎歎瑣微論十卷以為贅隅者
枿物之名歎歎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
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
薦之以為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啟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
翰林學士楊億億携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四
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
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
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為
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郎

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秘書省秘書郎改
太常丞卒啟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
口誦之有律詩賦牋啟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為吏淵
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昉張達年四十鄉人
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
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
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
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况上其書
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

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
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領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學行端
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
人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人賢父
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
利即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
幣呂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
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
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
稱其賢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為
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為妻林
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為諫官率
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烈
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為守節
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
節行之士為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
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
在職不受廩俸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
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
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草自誓終身不
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
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
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
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
常州判官皆不赴安石為相過真州與相見侔待之
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
盛名回令不壽秩為隱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

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
屈志仕進寓居於魏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荐其
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為書之石或不可
其意輒捺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涓延致尊禮之狄
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
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
敬之如此熙寧訪察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
恩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况舉
召試學士院為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

過門下知封駁司吳奎封還之而與諱絳共上章以
薦徙兗州錄事參軍徙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
母又薦為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
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舉選人
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
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
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
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
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
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祥符住散
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
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
興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
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甃為城庶曰
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為必可用蓋以古之
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監陳
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
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脩龍
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

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脩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庶既歿宋郊之孫義年為應山令綠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校

宋史記卷之二百五

列傳第一百八十四

隱逸傳卷之第一百八十四

章譽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攀

徐中行

蘇雲卿

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郭雍

劉愚

魏揆之

安世通

章譽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邦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

帛解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
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
嘗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
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
警為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
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
所有餘大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
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
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
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遣詔世有隱
德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彰南之崑
山温文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
嘗妄也耻言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
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
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
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
家熙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
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治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
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惠一時故老不同已

或言汝尚清望可真之御史使以次禱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為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隱几而終孫侔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珩先處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為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為訛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党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

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川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

令轉運以輕鱘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

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羗夷數入寇不

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

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

諒陰諂諛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

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敦厚而澆

薄淳俊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

勢利是先願以節義蘆耻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

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

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

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

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

才以為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

監番聚歟橋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

親睦九族興隆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謹凡所建置

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

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

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

勢利是下台報二

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為經史琴酒之樂退
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
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
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
先我掛冠使吾慙然其為兩賢所推尚如此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
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謂
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
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比
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
煩處間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
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
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
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名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
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
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穎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

世說新語卷之五
卷之五
世說新語卷之五

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為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來前會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聞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

世說新語卷之五

極未卧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

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見於閩外鬻果失稅為閩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

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
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
翁叱之見必欲前郡守疑之州縣所以對曰大人元
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縣急拽其衣使退曰
見在妄言守詢語勅在否見作一束真甕中埋
於山下守立遣吏隨見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
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
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疆之仕乃調青溪主簿
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

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
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
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歿草萊後世必以為朝
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
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
聞於人蹈中履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
造門為耻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
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四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
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

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
福唐劉彞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
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
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歿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晚年
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
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
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
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
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為文
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
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
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
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
季也童州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
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以
中興歌頌為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
足為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
欺君子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
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

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
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
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為主夜必就榻而
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綠
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僦屋以居未嘗戚
戚尤表為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
徜徉歲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
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
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且大書以表之曰有
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
風孫日升亦苦學有守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
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
尺美頰髯寡言笑布褐草履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芟
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
蔬夜織屨堅韌過草馬人爭負之以饋遠以故薪未
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償一不經意溉園之
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
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
蘇雲卿管樂疏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

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
卽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卽漕乃
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
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按
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
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
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
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
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
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

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
上雲卿鼻間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
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聞然排闥
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
卽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
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
今山潛水香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誰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
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
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蓋象數之

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
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
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
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
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荐之詔宗
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
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
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不果復歸
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
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
不棄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
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
童徃徃有見之者世傳其為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
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籬桶者挾
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
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
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
其後表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徃來
之滋入蜀訪問以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
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聞

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潁陽人博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鞅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偽境以明天下之大義紹興三年翟宗荐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

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寘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故辭又命守臣以礼津遣庠辭疾不至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

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
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
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
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為
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
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
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
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
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
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
鼎竄歿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
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
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
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
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郭雍字子和父忠孝附遠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
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
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
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
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順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

就門雍所欲言倫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
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
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
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
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
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
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
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
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為二義
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則元與
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
時由陰陽觀之則春秋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
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
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
五坤雖臣道五寔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
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
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
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

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侍御史
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
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為臣言師魯嘗奏愚行義上
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
所教授早晚為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
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為樂歲滿帥
王藺致書判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
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
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
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糶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
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為繪像
立祠興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
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
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顏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
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
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
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
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
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其歸愚出書以示

束修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几克蚤以詩名
葉適嘗稱其可繼陶韋

魏揆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師胡憲與朱
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
以謫歿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
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
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
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
讀書勝以良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
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軋道中詔舉遺逸部刺

不必增以字
則字亦不字

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揆之力辭宰
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揆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以養士
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
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既就職日進
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揆之請廢
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
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
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
曾覲秩滿還在道揆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

俊卿責其不能揅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
罷為台州教授方揅之之未行也覲至國門外已久
伺俟之去乃敢入揅之在朝不半歲既歸喟然歎曰
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良
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
從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養必葬如禮而字其孤建
俗生子多不舉為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
督不葬其親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主後者掩之每
遇歲饑為粥以食饑者復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
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揅之捐米千餘

斛假之歲歲歛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揅之

始與人交嘉其言善而揅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

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譽其近名則感然曰使

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

見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

後事而訣卒年五十八後上思其直諫將召用之大

臣言已歿乃贈直秘閣熹平日趣向與揅之同軌道

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揅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

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

朱熹別傳

朱熹別傳

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
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
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
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
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門檄夔梓興仗
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
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
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拯子之理此非
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
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
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
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
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
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
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
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載天同為叛民也輔有
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
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以討曦未幾
曦敗玠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宋史記卷之二百六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宦官傳卷之第一百八十五

竇神寶

王繼恩

劉承規

秦翰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張惟吉

李憲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張茂則

宋用臣

王中正

職方氏曰國家無益而必有其害者宦官是也知其必有害而必不能不用者亦宦官是也故司馬溫公之論宦寺最忌握兵而宋氏一代征討之事未有不以宦官典之者其銜命出疆奉詔捕盜無論也故小

之走馬承受鈐轄都監重之則建旗鼓而登壇總戎
干而誓衆薦用宰執奴隸將相始之僅新一宣徽而漸
之王封不靳矣嗚呼國家豈患乏才而乃此曹握手
委之乎故稔惡胎禍則靖康為前軫之傾驕縱階厲
則明受又後轍之覆豈獨非國家之福而羣阉俱屠
矣若李舜舉邵成章者其鷓中之鷲乎述宦官傳
竇神寶宋初為黃門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稍遷入
內高品監并州成兵因築三砦詔褒之九年命與尹
憲屯夏州時岌伽羅臘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兵破
之焚其廬帳虜獲甚衆雍熙中朝廷遣使綏宥麟府
州募邊部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狼子野
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
閱視堡柵兵騎慕容德豐自邢臺徙延州未至郡詔
神寶乘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內擾與陳德玄討之破
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環慶
同駐泊牛家族復結衆叛又破之殲餘黨於極泉鎮
獲其渠帥九人西戎寇廊以援之之勞遷供奉官與
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即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
容德豐襲破其堡砦連詔嘉獎遷內殿崇班至道初
繼遷再寇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闕下賊圍之歲

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糶河外
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
使又命于浦洛河清遠軍援芻糧與楊允恭議造小
車三千運糧至環州三年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
靈武還奏對稱旨面授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
閔鈴轄徙貝冀巡檢會原州野狸族三千餘衆徙帳
于順成谷大蟲堪與熟魏族接戰詔神寶和治之至
則定其經界遣悉還舊地入為內侍右班副都知真
宗朝陵留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大中祥符初勾當
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遷西京左藏庫使領密州刺

史兼掌往來國信天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卒

王繼恩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於張

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

焉累為內寺行首會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

戰船抵采石九年春改裏面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

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彥圭案行陵地尋充永

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遷宮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

掌軍器弓槍庫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

易州又為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

之後河朔諸路為契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恩

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濬分路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
伐又為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領本州
團練使又為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鈐轄淳化初賜
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
命為劔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
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
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劔門崇儀使尹元
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
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兇徒先
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劔門
路入研石砦破賊逐北過青疆嶺平劔州進破賊于
柳池驛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獲順及鎧甲僭
偽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
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
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
足以為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
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
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為
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秤自隨
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

軍士亦無鬪志餘賊逆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乘傳督其捕賊議分師徙出蜀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臥帳中指揮使張嶙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嶙猶疑其罪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嶙即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壘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七卒斬嶙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為鄉導擊賊悉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衆杖脊黥面配崖州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為期有

潘閻者能詩詠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
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
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
至有連宮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諉其為褒
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為右監門衛將
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責
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潯州詔中外臣
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咸平二年
卒於貶所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
爵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
位超拜北作坊副使時泉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
置封其府庫會土民嘯聚為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
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衣庫使張紹勅
等六人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
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為鄜延路排陣都監改
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簽書提點樞密
宣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而
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為宣徽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
簽書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遷北作坊使時

邊境未寧議修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傳經畫又命
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遷宮苑使上詢承規西事
請益環州本波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援從之兼勾當
羣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
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
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
議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
昭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
昭宣使長州防禦使會修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為副
使祀汾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
險具舟則湍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
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禮成當進秩表求
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
察使五年以疾求致仕修宮使丁謂言承規領宮職
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詔特置景福殿使
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
以賜承規以庶使月稟歸於有司手詔褒美復定殿
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上為取道家易
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
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剽制就取商度又再

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
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廢朝贈左衛上將軍
鎮江軍節度謚曰忠肅承規性沈毅尤好伺察人多
畏之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聞作玉清
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
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配饗功臣特
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縱舍鑄錢工常
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斤承規佯為不納因密
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
閣書籍錢若水修祖宗實錄其後修冊府元龜國史
及編著仇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喜聚書
間接文士遣內臣與鴻臚典喪親為祭文玉清昭應
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鄧守恩就墓告祭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
四年崔彥進擊契丹翰為都監雍熙中出為瀛州駐
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
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
隆率師問罪翰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
先往矯詔安撫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
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

副使至道初為靈環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為和解之遂克益州上手扎勞問遷內苑使領恩州刺史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後陣破契丹于威虜軍西又為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復與陳興曹瑋襲殺童埋軍主于武延鹹洎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百兩帛五百疋景德初車

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兗邢洛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掎角之勢又召為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凱旋留泊澶州月餘命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出為涇原儀渭鈐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鑿巨塹計工三十萬後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遷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特置是名以寵異焉大中祥符初求從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宣使又為羣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屬戶有擾境上者即日遣翰往睢上按視通巡邊部及翰至事寧復還扈從禮畢加領平州團練

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卒上甚悼惜為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祿加等修內畢詔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佃僮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歿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為用其歿也禁旅有泣下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楊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贄物雖朝廷不許而時論美之周懷政并州人先是周更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

東得懷政于亂屢間養為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太中祥符初真宗東封命修行宮頓進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甫繼明並為夾侍東封禮成與內殿崇班康宗元留泰山修園臺轉入內西頭供捧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劉承規卒擢內殿崇班入內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謁太清宮與閻承翰等同管勾大內事七年奉天書摹刻于乾元殿為刻玉都監又為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為會真宮醮告使懷政為都監還為玉清昭應宮都監兼

掌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遷如京副使九年建資
善堂以懷政為都監壽丘宮觀成優賜襲衣金帶遷
崇儀使天禧大祀又為修奉寶冊都監加領長州刺
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仁宗為皇太
子命為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驥驎使三
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權任日盛於是附
會者頗衆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酷信
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所養為人凶狡
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
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
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
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
宗含忍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
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
同類會準為相踰年而罷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四
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
內殿承制楊懷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
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真宗為太上
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謂即

夜偕崇勳懷吉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于城西普安寺父紹忠及弟懷信並杖配復岳州貲產沒官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詔之曰斫頭監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歟懷政既誅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偵知使者至乘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入

張崇貴
拾頭寫

桑林自縊歟寇準亦再貶道州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為內中高品稍遷殿頭太平興國中錢俶納土命往閱城防儲侍之數親征太原從崔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端拱初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命乘傳之延州招羗戎之內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首領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廊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橐駝路驅脅內屬戎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乂遇戰於雙堆殺二千餘級掠牛羊橐駝鎧甲甚衆連詔

褒諭繼遷走漢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款會于石堡砦崇貴椎牛醜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會改內班為黃門命為黃門右班押班仍加內殿崇班又改黃門為內侍職隨易焉既而繼遷貢橐駝名馬待罪遣崇貴往賜器幣茶藥衣物至道元年進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劫芻餽于浦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發師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為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為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是保吉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廊延屯兵洎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為鈐轄其後繼遷復與熟戶李繼福為隙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擊之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獎州刺史復涖廊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崇貴屢詞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隊為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歿其子德明尚幼以向敏中為緣邊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崇貴專主之二年春召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

節度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斤給內地
節度奉聽回圖往來放青鹽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
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
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
事德明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為難故亦禁
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來上崇貴
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
博州團練使又持旌節誥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趙湘
為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瓊林苑崇貴對于
苑中即命為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大中祥符元年
加昭宣使二年上言久去鄉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
之錫與甚厚復命為都鈐轄提舉榷場崇貴乞留京
師面諭委屬之意聽歲入奏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
七贈豐州觀察使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建隆初以黃門事禁中
太平興國初為內品從征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勞
遷高品契丹入犯命為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崔
彥進戰長城口多所俘馘明年又與彥進敗契丹于
唐興口轉殿頭高品雍熙中夏州叛命李繼隆為銀
夏都部署以繼能監軍徙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屯五

回嶺端拱初遷入內殿頭從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
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還掌內弓箭庫
淳化三年與白承禧護芻粟入靈武會繼遷復寇邊
命繼能承禧與知靈州侯延廣同主軍務俄留為本
州都監及鄭文寶議城威州清遠軍繼能護其役工
畢命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田紹
斌同掌積石峽就遷內拱奉官靈環慶清遠軍後陣
都監與西人轉鬪敗走之復還清遠詣闕奏事遷內
殿崇班未幾拜供備庫副使復遣護環州屯兵徙涇
原儀渭都巡檢使真宗即位遷崇儀使靈環十州軍
兵馬都監兼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為
川峽兩路招安巡檢使成都平留為利州招安巡檢
使尋召歸會銀夏寇警復為邠寧駐泊都監夏人寇
清遠軍營于積石河繼能與楊瓊馮守規在慶州逗
遛不時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青岡峽特詔下御史
府免死長流儋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為內侍省內常
侍又為陝西捕賊巡檢改內殿崇班從朝陵為行官
四面巡檢四年宜州卒陳進為亂初知州劉永規馭
下嚴酷課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數不中程即杖之至
有率妻孥趣山林以采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後故進

因衆怨殺永規及監軍國鈞擁判官盧成均為帥據其城七月奏至詔東上閣門使曹利用供備庫使張煦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及繼能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顏同勾當轉運事發荆湖蘄黃州兵討之上語近臣曰番禺寶貨雄富賊若募驍果立謀主沿流東下趣廣州則為患深矣遣內侍高品周文質使廣州監屯兵會隣路巡檢使控要路集東西海戰權扼端州峽口賊悉衆來攻柳城殿直韓明許貴郝惟和以所部兵千餘禦敵明貴歿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奉宜州印遣使詣舒賁求救罪是夕進復陷柳城官軍退保象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殿直任吉與邕桂巡檢殿直張崇寶侍禁張守榮擊走之賊退而復集者累日吉輩固守屢與鬪大獲其器甲又攻天河砦砦兵甚少監軍奉職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衆屢斃頗潰去衆心攜貳將棄宜州以家屬之悼耄者五百人隕江中率其衆裁三千趣柳象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度知州王昱望賊遁走城遂陷朝廷以詔書四十分揭要路諭賊歸順者悉釋其罪賊挈族居思順州分兵攻象州利用命入內高班于德潤以千兵倍道襲逐利用等繼至遇賊

武遷縣之李練鋪賊初不覺惟進率衆來拒直犯前軍
前軍寄班侍班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賊衣順水
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卻前軍即持棹刀
巨斧破其牌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
心動衆遂潰逐北至象州城下賊若猶有據長竿瞰
城中者成均始挈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進并其黨
初賊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無井閉壘之日皆以乏
水為慮賴天雨停水將竭而兩復下如是者兩月汲
之以濟十二月餘寇悉平東封留繼能為京舊城內
巡檢鈐轄加東染院使大中祥符二年入內都知李
神福等坐事悉罷擢繼能入內侍省副都知時宗
室多召侍講說書上嘉其勤學令講誦日別給公膳
專遣繼能主之又與內殿承制岑保正提點郡縣主
諸院事三年兼羣牧都監祀汾陰留掌大內兼舊城
內巡檢鈐轄領會州刺史謁太清宮為天書扶侍都
監七年命為涇原儀渭鎮戎軍兩路鈐轄未幾徙廊
延都鈐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者止罰孳畜繼能則
麗於常法繇是西人畏而不敢犯歸朝復泣羣牧仁
宗在儲宮嘗親書一幅賜之繼能以聞真宗亦為標
題其末人以為榮九年坐前護修莊穆皇后陵摧陷

左授西染院使掌往來國信天禧初復西京左藏庫使國信司吏陳誠者頗巧黠繼能欲援置羣牧司而誠先隸羣牧坐事停職至是羣牧吏左宗扶其宿負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誠不遂所求繼能怒宗之沮已密遣親事卒偵宗會宗弟元喪妻宗嘗為假敦駿軍校馬送葬及還元抵飲肆與酒保相毆繫府中而假馬之事未發誠即白繼能請屬府中并劾其事知府樂黃目受屬獄未就為羣牧副使楊崇勳所發繼能坐罷內職降授西京作坊使出為邠寧鈐轄繼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領往來國信所三年復為西京左藏庫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未幾遷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年六十五特贈汀州團練使

衛紹欽開封人始以中黃門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擢入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中部修皇城工畢授內侍押班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過賊關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雙流砦順歿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扼

要路以邀之獲器甲槍槩千餘遣別將曹習領兵捕
餘賊于安國鎮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內殿
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
宮苑使領愛州刺史充入內副都知修奉永熙都監
既復土遂為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從幸河朔命
為車駕前後行宮四面都巡檢次澶淵命領扈駕兵
守河橋三年加昭宣使朝諸陵復為行宮巡檢駐洛
陽命為皇城外都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鸞翰
林司卒年五十六先是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
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
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
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
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
而焚之

張^曼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
關路走馬承授^受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後遷西頭供
奉官監在京權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賊敗詔與御史
王軫往劾其獄還領內東門司時議復用李諮權茶
筭緡法乃以惟吉為內殿崇班復監權貨務凡內侍

領內東門次遷勾當御藥院而惟吉纔進官衆以為
薄惟吉欣然就職再暮以羨餘遷承制為趙元昊官
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備及元昊寇
延州遣按視延廊環慶兩路器甲并訪攻守利害敵
既退夏竦韓琦謀自廊延深入乘虛擊之命惟吉募
并汾驍勇副以士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為我師當
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
還奏稱旨領皇城司遷內侍省押班羣牧都監簡陝
西冗兵領軍頭引見司遷供備庫使盡汰軍頭司軍
校之罷癘者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願恩州刺史為
入內都知商湖決為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
言請亟塞崔嶧以為歲災民困後宜緩命惟吉按視
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
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復領皇城司卒惟吉任事久頗
見親信而言弗阿徇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諸宦
官皆以為可獨惟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
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為非贈昭信軍節度
觀察留後逾月又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
供奉官神宗即位歷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

邊事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進收河
州加東染院使幹當御藥院復戰牛精谷拔珂諾城
為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廊延軍制行至
蒲中會木征合董氈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殺景思
立圍河州詔趣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旗書
敕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晨起帳中張
以示衆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士
爭呼用命以進督諸將傍山焚族帳即日通路至河
州賊餘衆保踏白官軍大破之木征降捷聞以功加
昭宣使嘉州防禦史還為入內內侍省押班幹當皇
城司安南叛副趙高招討未行高建言朝廷置招討
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
是屢紛辨遂罷憲而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
將皆聽節度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
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
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
雞朴誘山後生羗擾邊木征請自効衆以為不可憲
曰何傷乎羗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木征盛裝以
出衆聳視皆無關志師乘之斬冷雞朴董氈懼即遣
使奉贄効順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文

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支調度不繼詔憲兼經制
財用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
區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建大將旗
鼓節制諸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
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
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河取涼州乃總兵東
上平夏入于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趨天
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憲既不能至靈州董
氈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彌責同知樞
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
不行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但令詰還之由憲以
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
利且從之會李順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
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
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乃西人
必爭地衆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
守整壁樓櫓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
號八十萬衆十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遣問諭阿
里骨結等且選騎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
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

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
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永樂之圍逗留
不急赴援降宣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
南京居陳州歿年五十一憲為將雖能拓地降敵而
罔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
事東宮周懷政偽為天書允恭豫發其事懷政歿擢
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
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
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
請効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
乃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為
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
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尔允恭曰上無
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
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
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
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
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
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其道所

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竄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克佐范雍趙稹晏殊錢惟演皆章現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

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詞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

寵尚美人於帝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中其頸帝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之因奏帝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為夷簡

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專夕帝病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帝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帝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

輜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帝復悔廢郭后有

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

數日乃言后暴崩寔文應為之也諫官劾其罪請并
其子士良出之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
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
可王魯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
聞之遽見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
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帝遽命
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死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
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后
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
宗親政出為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
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為秦鳳涇原路駐泊都
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
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
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
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
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
離間之罪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英宗
猶未行一日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
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

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賊保信軍節度副
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
少緩則中變也守忠久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_緩敢言
其過及賊中外快之久之起為左武衛將軍致仕死
年七十九

張茂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
奉官幹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即
獲賊遷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
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
生疑耶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

州團練使為永興路兵馬鈐轄入為內侍押班再遷
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瀛四州生隄
及六塔二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
衆即撲滅詔曰宮禁不驚帑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
嘉之賜以窄衣金帶累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廩食過
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褒之仍進其
官哲宗即位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年七
十九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
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
崇寧中入黨籍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隸職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築
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
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
籍以進朝士之乏廉節者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一
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
罪降為皇城使謫監滁州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灵
仙觀紹聖初召為內侍押班進瀛州刺史徽宗即位
遷蔡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為永泰陵修奉鈐轄卒
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敏謚議謂用臣為廣平
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
為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
念公之勞久徙于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
宜言也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入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
書曆筭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
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
壯之遷東頭供奉官歷幹當御藥院廊延環慶路公
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人有功帶御器械神宗將復
熙河命之規度還言熙河譬乳虎抱玉乘瓜牙未脩
可取也遂從王韶入熙河治城堡守具以功遷作坊

使嘉州團練使擢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詔率陝西
兵援之圍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田肥美
西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經
靜州等族榛僻不通適年商旅稍往來故外蕃因以
乘間縣至綿與茂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檢緩急可
倚杖請割石泉隸綿而窒其故道從之隴東遂不可
得還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昭宣使入內副都知元豐
初提舉教畿縣保甲復往鄜延環慶經制邊事詔凡
所須用度令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
所過募禁兵願從者將之主者不敢違問罪西夏以
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畧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
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歿命權分屯鄜延並邊
城砦以俟後舉自請罷省職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
太一宮坐前敗貶秩元祐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
十萬公違詔書之罪劉摯北中正與李憲宋用臣石
得一為四凶又貶秩兩等久之提舉崇福宮紹聖初
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

